

月饼“黄牛”生意难做是好事

胡印斌

“三公”消费拉动起来的行业繁荣、价格高企,本来就是畸形的、不正常的。如今价格应声而落,本来就是一种理性的回归。

公众欢迎这样的理性回归,这是因为,部分“高档”月饼的价格畸高,月饼券交易的火爆,并不仅仅是在满足部分人群的炫耀性消费,某种程度上还会对一般人的正常消费产生影响,令大众化的消费需求遭到忽视,甚至其他节庆产品的价格也会波及,产生一定的上涨。公众也有消费月饼等商品的客观需求,如果听任价格节节上扬,对公众而言并不公平。

再说,依靠公款消费支撑起来的天价月饼,说到底,买单的是公家,本质上花的是老百姓自己的

钱。这样的消费,既非百姓之愿望,也并无必要,即便由此滋生的奢侈品食物链确有拉动消费之可能,却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。

其实,月饼之类的节庆商品,本来就是一种大众消费。即便没有今年以来政府限制“三公”消费、反对“四风”的背景,企业也应该立足于面向大众的良性发展方式,找准市场定位,调适供求关系,而不是一味去迎合个别地方和单位的奢侈需求。这样,才是可持续的发展。眼下,一些面对大众群体的月饼品牌,受到的影响就并不很大。

毕竟,无论是从中央政策,还是从民众愿望来看,遏制无节制的公款消费,杜绝奢侈无度的风气,将成

为未来一项长期的工作。一方面,中央为了严控“三公”消费,相继出台严格的制度化规定,以稳定既有的政策效果,中纪委日前即要求,要坚决刹住中秋节、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、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;另一方面,“三公”消费若不受限制,也会引发公众的强烈不满,公众会以更广泛的参与,对不合理的“三公”消费形成舆论上的压力。

一块小小的月饼,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。无论如何,以往那种依靠公款消费支撑的扭曲市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而且,随着治理的深入,这只是一个开始,那些依附于公款的“贵族”商品,或都可能会表情凝重。



新民随笔

“环保天才”

沈月明

我坚信我是中国环保界伽利略式的人物,先知,苦闷。

比如,我锐利地发现包裹苹果的那只轻质网兜是一个全国性的白色污染源。试想如果人均一年吃掉50个带网兜的水果,那全国一年就产生650亿只白色网兜。即便有500亿只被填埋或焚烧了,剩下150亿只是否将流落神州?

我还有一个惊天发现是,淘宝乃中国最大的污染制造基地!我是有根据的——几乎每一个淘宝卖家都用再生塑料做的黑色薄膜包裹商品,而且,亲,我一定给你多包几层哟!你想2012年淘宝日均发送包裹1200万个,一年就是44亿个,那得产生多少吨不可降解的黑色垃圾啊!所以,每次我拆淘宝包裹时心都在滴血。在此,也实名举报大自然保护协会新任中国主席马云,你如果相信了马云,那就像马云相信了王林。

让我吃惊的是,我这样的重大发现竟不止两项。今年6月的一次考察中,我敏捷地捕捉到一个全国性的重大环保问题——中国农村正在被垃圾包围!在贵州纳雍县的村子里,简直就是垃圾塞途啊,土豆地里都是原味薯片袋子!在回程的车上,我构思了一张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宏伟蓝图——乡乡建一个垃圾处理站,能卖的卖,该埋的埋。

我最得意的,是从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试机图片中推导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——中国各城市的空气质量普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。证据是:同一款新相机,国外玩家的试机片天空都是瓦蓝瓦蓝的,而咱们的都是灰头土脸的。这个重大发现,我觉得非常接近谷歌公司以大数据预测流感的方法。

有人说我不是伽利略式的人物,而是纳什式的人物。我不知道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。我只知道纳什是个数学天才,以他为原型拍的电影《美丽心灵》,我觉得译作《美妙思想》更妥。除了善于发现,我也是有思想的人。今天开车时,我望着窗外的天际线感叹:想到河里的水是黑的,再多的高楼大厦也不得劲了……

刚才正在推敲这句话成为名人名言的可能时,我三岁的儿子推开门大声喊:爸爸,你吹够了吗?空调可以关了!

警察“反应迟钝”让人悲愤交加

新民网论

日前,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发生一起命案:一名17岁的超市女收银员被歹徒连捅10多刀后遇害。两位民警就在面前,却不敢挺身而出上前制止。21日,蚌埠市公安局禹会区分局鲍姓局长回应称,两位民警在处置此事时,反应有些迟钝,但不存在胆小怕死。

这一幕令人悲愤交加。只是,警察如此“反应迟钝”,群众的生命何处安放?事实上,这起凶杀案

原本就可以不发生。当凶手在事发超市购买菜刀和水果刀时,超市负责人便引起了警觉,并先后两次报警。如果这两名警察处警得当有力,完全可以将这起凶杀案予以及时制止。遗憾的是,由于两名警察的“袖手旁观”,不该发生的凶杀案还是发生了。

两名警察的处警态度,从职务方面讲,是处警不力,是一种失职行为;从人性的角度讲,是见死不救。这样的行为,已经亵渎了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称号。殊不知,也正因为一些警察不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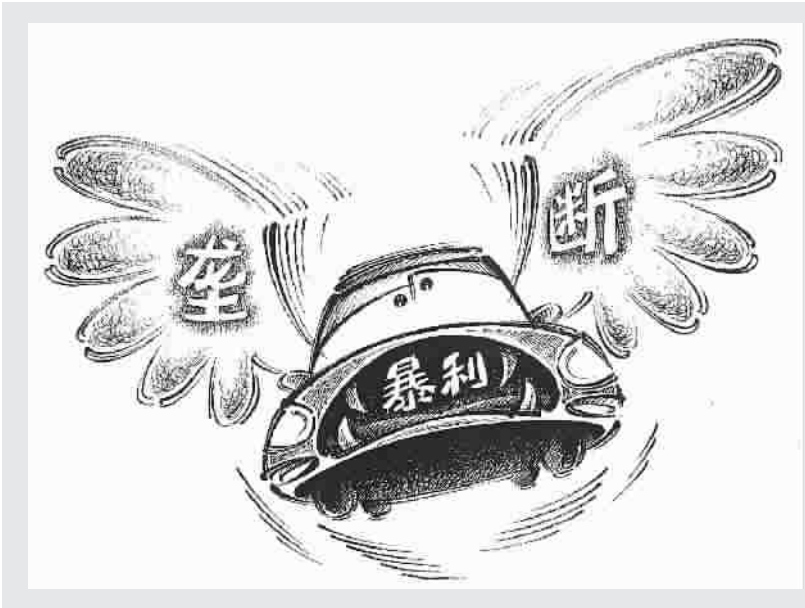
同犯罪行为积极地做斗争,才会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“维护一方平安”的神圣职责,变成了无视恶行、漠视群众生命的一种习惯动作,才助长了不法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无辜、践踏生命的嚣张气焰。也正是这些不作为的少数民警,败坏了警风,损害了人民警察的社会形象,也严重伤害了鱼水般的警民关系。

因此,对于两名警察的“反应迟钝”行为,安徽蚌埠公安机关理应有后续说法。(汪昌莲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www.xinmin.cn)

隐形的翅膀

在境外售价折合人民币数十万的汽车,到了境内摇身一变,售价竟高达一百多万。如此暴利,皆因进口汽车有着一对价格垄断的隐形翅膀,动辄一飞冲天。

孙绍波画



自由谭

虽然早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,但总有些明显带有封建社会色彩的词汇依然神采奕奕,历久弥新,让人觉得用起来比现代词汇更形象。比如,把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体验群众生活,称为“微服私访”。

其实,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,戏文里那些皇帝、大官微服私访的故事,绝大多数是编出来的,无非是寄托了布衣草民对好皇帝好官员的一点梦想罢了。但无论如何,微服私访比高高在上好,是肯定的。

在现实社会的语境下,同样如此,领导干部愿意下基层体察民情,总比老是呆在机关大楼里听汇报看文件强。但是,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,就是微服私访也会遭遇批评。最近就有两个这样的例子:

其一,北京市医管局局长一身

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微服私访?

何墨

休闲打扮,来到同仁医院“看病”。结果,他发现了“挂号时间长、分次缴费”等问题,马上令医院整改。

其二,苏州市交通局局长亲身体验“蒸笼车”(即没有空调的108路公交车),结果,满头大汗,马上承诺将尽快将非空调车换掉。

大家看,这两个局长微服私访,都是深入基层、都是体察民情,而且都找到了问题,下令或承诺作出整改。这不都是好事吗?为什么还要被批评呢?是不是网民太苛刻了呢?

细究起来,这两件事,倒从一个侧面证明,有一些领导干部,脱离基层太久,平时日子太好过,以至于连生活常识也没有。

先说看病。就算是局长大人身

强体健,从不生病。他的父母、孩子、家人也从不看病吗?他为什么连挂号时间长、分次缴费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呢?难道,他和他的家人看病,总有“绿色通道”,从不排队?

再说坐车。今夏,包括苏州在内的长三角之酷热,是破了历史纪录的。这么热的天,如果没空调,公交车厢会热成什么样、司机有多辛苦、乘客有多难受,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象出来。可是局长大人为什么非要自己满头大汗一番,才决定尽快换非空调车呢?难道,他在整个夏天,就从来没在非空调环境呆过?

挂号时间太长、没有空调很热,这都是常识。或许,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未必能一蹴而就,但也不需要通

过微服私访才知道啊,更没有必要将这样的事,告诸媒体、传诸四方,弄得好像真的很亲民似的。

那么,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微服私访?首先,现在不是封建时代,官民之间的服装,本无差别,领导干部深入基层、了解民情,应该是工作常态,成为制度,而非偶尔作个秀、拍张照了事;其次,微服私访,目的是深入了解民生问题的实质,并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,而非偶尔排个队、出头汗了事。

当前,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各级官员下基层的动作一定会增多,但千万别忘了,党内脱离群众的“四风”之首,就是形式主义。形式主义的微服私访,不要也罢。



今日论语

距离中秋节还不到一个月,按惯例,这个时节月饼券已经开始反复流转:送礼者、收礼者“黄牛”……但今年,受政府限制“三公”消费政策等影响,在沪上“黄牛”传统的聚集地福州路、山东中路路口,“黄牛”的表情都显凝重——生意难做,日子难过。

月饼的供需有些失衡,月饼券的流转有些迟滞,“黄牛”当然表情凝重了。这就对了,只能说,往年月饼市场的生意火爆、月饼券反复流转,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市场表现。与其说眼下的清淡是政策背景下的低落状态,还不如说,以前依靠

新民新语

千年一叹

乐梦融

我以前总是遥想着庞贝古城里的壁画和诗句,遥想着那“世俗美意,千姿万态,最终不敌瞬间一劫,化为灰烬”的丰姿,人与事的消亡,肉体与形式的毁灭,反而让艺术变得鲜艳、变得永生。

偶尔也会感叹于公元79年的那次火山喷发,灰烬盖住了庞贝的美丽,躲过了那1700年里的说不清的纷乱和劫难,让今天的遗址景致依然。

然而,今天马拉维却是另外一副模样。

艺术却同样遭遇了属于它的“瞬间一劫”——这几日,埃及动荡局势之中,马拉维国家博物馆遭洗劫,1040件文物或被破坏,或是被盜。被毁损的文物以及被洗劫一空的博物馆照片曝光。那满目疮痍、惨不忍睹的景象,仿佛都能穿透本身的局限,发出阵阵痛哭。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,每遇巨大动荡,常常会有拼死护宝、千古流芳的故事,一名25岁的博物馆员工为保护文物遭到暴徒枪杀,正在博物馆中工作的考古学家莫妮卡·汉娜与一些安保从馆中救出了40件藏品。打破“马斯洛需求”层次的界定,把尊重艺术与尊重文明的需求,置于比生理需求、比安危需求更本源的位置。然而偏偏在自家的动荡与革变之中,多少年的文明积淀都敌不过打砸抢的一时之快,人不如新,物不如新,仿佛只有以亲手摧毁的形式,才能彰显挥别过往、浴火重生的气象。文物变成政治的祭品,在人民亲手搭建的祭台上,以实实在在的泯灭,去衬托虚无缥缈的口号。

外人的掠夺诚然罪大恶极,自己的自裁真正罪不可恕。我曾流连大英博物馆不肯归去,见其门口用显著标识注明:“我们所有的馆藏,没有一样是来自掠夺之举。”心底倒也讥笑英国人的自欺,那不过是因为其美轮美奂、至尊至宝的馆藏,多属于掠夺者的捐赠而已,难改其盗者之名。然而在此埃及马拉维一事后,换一个角度想,美丽不可方物的永恒艺术品,以改换门庭的名义放置其中,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后来人瞻望,相较形神俱灭的灾难,到底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。

一个民族怎样对待自己曾有的文明,也就彰显了它如今拥有怎样的文明等级。